

# 特殊的捐赠

前不久,我参加了一次特殊的捐赠仪式。捐赠人已经不在世了,据执行捐赠人介绍,已经离世的捐赠人曾祥辉、陈大鸣夫妇生前都是北京大学口腔医(学)院的医生,他们出生于上个世纪三十年代,在六十年代曾作为骨干跟随当时派来的苏联专家学习,文革期间响应国家号召支援甘肃二十年,他们精湛的医术和高尚的医德赢得了当地群众的广泛赞誉,并双双荣获“嘉峪关市先进科学工作者”的称号。他们相继离世后,亲人依照两老的遗愿,把毕生的遗产30万元,捐赠给北京大学医学部,设立口腔医学专业奖学金,其生前的图书笔记资料,包括曾大夫治疗过的上千例口腔颌面部患者治疗前后的照片等宝贵资料,经过其亲人认真整理后,全部捐给北京大学口腔医(学)院,我参加的正是这次图书笔记资料的捐赠仪式。

执行捐赠人是陈大鸣老师的妹妹陈大白和她的爱人黄圣伦,陈大白曾任北京市政协副主席及北京市委教工委书记,其爱人黄圣伦也曾任清华大学党委副书记。二位老人都是八十多岁高龄,那天专程赶来我们医院参加这个捐赠仪

式。陈大白在介绍姐姐姐夫的生前事迹时,多次表达了对曾陈二位夫妇所代表的那个年代的医务工作者的敬意。

据陈大白讲述,曾大夫少年时曾在教会中学读书,打下了非常好的英文基础,工作后非常喜欢看书,特别关注本专业国外新出版的英文版杂志或教材,经常去外文书店,久而久之,与书店老板熟悉了,待有新书出版,老板会打电话第一时间通知他。对这些书,他总是爱护有加,包好书皮,不在上面写一个字,看书的心得体会另外写在一个本子上,字写得漂亮整齐,天长日久,竟然积攒了几十本这样的“工作笔记”,曾大夫都把他们都编上号。那些书经过几十年后,他的亲人在整理其遗物时,打开书皮仍然被保管得完好如新。

曾大夫用照片记录了病人诊治的全过程,留下来的相册就包含了上千例。每个病例,有治疗前后及过程中的照片,一些照片放在一起,编上号,旁边还备注着病人的病名、预后转归等信息,有的还分别标注拍摄时间,跨度甚至达几十年,童年治疗的病例,几十年后成人的照片居然也在。不禁好奇,曾大夫是如何获得这些

照片的呢?他的亲人在整理这些图书笔记时,发现了一封被退回的信,是寄往北京市宣武门一住处,上面写着退回原因是迁址找不到人了。打开一看,原来是曾老写给他的患者的一封信,用红格信纸手写着:某某患儿家长,您的孩子四年前在这里治疗唇腭裂,现在情况怎么样?如果方便的话能不能照张近照发过来,信封里附上冲洗照片的钱,还有一个贴好了邮票的信封,信封上已经写好收信地址。到此,他的亲人明白了曾大夫是怎么收集到这两千多张照片的,从最初的黑白照,到后来的彩色照片,曾大夫生活的年代数码照片还没有普及,即便是胶片也是很昂贵的,况且信息传输也不发达,可以想像这是一种怎样的精神与坚持!这种对待患者、对待事业的态度,令人肃然起敬!

曾大夫夫妇留下来的图书笔记资料,或许有的已经过时,但是它们却把老一辈医护人员严谨的治学态度、人文大爱精神传递了下来,这种精神穿越了时空,永远不会被时间的洪流掩埋。

作者:北京大学口腔医(学)院  
宋代莹

来源:《中国医学人文》



## 医学工作者的任务是助人幸福

对于医学工作者的任务究竟是什么,我们一直都搞错了。我们认为我们的工作保证健康和生存,但是其实应该有更远大的目标——我们的工作助人幸福。幸福关乎一个人希望活着的理由。那些理由不仅仅是在生命的尽头或者是身体衰弱时才变得紧要,而是在人的整个生命过程中都紧要。无论什么时候身患重病或者受伤,身体或者心智因此垮掉,最重要的问题都是同样的:你怎么理解当前情况及其潜在后果?你有哪些恐惧,哪些希望?你愿意做哪些交易,不愿意做哪些妥协?最有助于实现这一想法的行动方案是什么?

近几十年,姑息医疗的诞生把这种思考带入对垂死病人的护理中。这个专业正在持续发展,并把同样的方法带给其他重症患者,无论他们是否处于垂死状态。我们有理由感到鼓舞,但是并没有理由庆祝。只有当所有临床医生都把这样的思考方式应用到每一个他们接触的病人身上的时候,才是庆祝的时候。到那时,已无需姑息治疗这样一个单独的专业。

如果作为人类就注定是受限的,那么,医护专业和机构,从外科医生到疗养院,理应协助人们搏击这些局限。有时候,我们可以提供疗愈,有时候只能提供慰藉,有时候甚至连这一点都做不到。但是,无论我们能够提供什么,我们的干预,以及由此带来的风险和牺牲,只有在满足病人个人生活的更大目标时,才具有合理性。一旦忘记这一点,我们就会造成极其残忍的痛苦;而如果我们记着这一点,那么,我们就能带来令人赞叹的好处。

我父亲至死也无需牺牲他的忠诚或者他的真我,为此,我充满感激。他甚至对他死后的愿望都很清晰。他给我母亲、我妹妹和我留下了指示。他希望我们把他的身体火化后,把骨灰撒在他最重要的三个地方——雅典、他生长的村庄和所有印度教徒的圣地恒河。根据印度教的神话传说,人的遗骨一旦接触到这条伟大的河,他就确定能得到永远的拯救。所以,几千年来,家人把他们热爱的人的骨灰带到恒河,撒进恒河水。

在我的童年时代,父亲总是教育我要有毅力:永远不要接受遭遇的限制。作为一个成年人,我观察生命最后几年的他,也亲眼看到他如何忍耐那些无法凭希望使之消失的限制。什么时候应该从挑战局限转变为尽量充分利用它们,往往并不是那么显而易见。但是有一点是很清楚的:有时候挑战得不偿失。我帮助父亲经过了确定那个时刻的挣扎,这是我最痛苦、同时也最幸运的人生阅历。

面对局限,我父亲的部分处理方式是不带幻想地看待它们——他不粉饰太平。他从来就明白生命的短暂以及个人在世界上的渺小。我们幸而能够听到他讲述他的愿望,听到他跟我们说再见。通过有机会做这些事,他让我们知道,他的心境安宁。这也让我们心境安宁。

(连载完)  
作者:阿图·葛文德

## 医生的“职业病” (上)

除了仅有的生病体验能有一些短暂的时间和医生接触,绝大多数人对医生都不太了解。

人们觉得医生很无趣甚至有些呆板,其实我们医生不仅不无趣,甚至可以说很有意思,单是医生的一些有趣的“职业病”,就能莫名戳中众人笑点,让人忍俊不禁。

看看下面几个让众人笑哭的医生职业病,你躺枪了吗?

### 日常洗手篇

看到水龙头,下意识地就想洗手,立马开启“内外夹弓大立腕”的七步洗手法模式。

为了节省时间,洗完会顺手抹在屁股位置的白大褂上。

在外面吃饭,由于工作习惯,洗手的姿势也是异于常人,拉好弓步,身体蜷缩在水龙头下,抬高双手,肘朝下手指朝上,从手指开始冲水,让水从手部流向肘部。

### 日常开门篇

即使在医院以外的场合也习惯用屁股或手肘开门,感觉像是有着“处女座”的特殊洁癖,对个人卫生有着较高的要求。

由于无菌原则已深刻于

心,医生时刻都会督促自己保持手与身体正面的相对整洁,尽可能保证面向患者的一面是清洁的。

### 日常找笔篇

医生用笔的地方非常多,签字、写方子、开化验单等等,这是最基本的必需品,所以你经常会看到医生的左胸口口袋会插着各式各样的笔。

手机钱包放在桌上一般没人要,但笔放桌上肯定会被秒杀。在办公室,时常会有这样的场景:我的笔呢?谁看到我笔了?谁的笔借我用用啊?

### 日常用语篇

下饭馆,坐公交时,不经意间会说成“病人满了”的乌龙。

电话订餐位时,“老板,你们这还有床位吗?”

和好友K歌,想唱掀起你的盖头来,舌头一打滑说成了掀起你的头盖骨。

### 日常关注篇

医生如果一直盯着你的手背看,别奇怪,他可能正在研究好不好扎针,细瘦且青筋暴起的手背会更受欢迎哦。

口腔科医生喜欢看人的牙齿,他无法接受口腔不净者;麻醉医师喜欢看脖子和体型,胖胖的可能会给你减分呢;甲状腺外科的医生更偏爱看脖子,他会观察你是否有肿块;骨科医生喜欢看走路姿势。

作者: Maisie 来源: 医库

### 敢与死神赛跑的人 ⑥



#### 守护生命,门里就是希望

作者:文登整骨医院 隋显玉  
来源:医影汇 app